

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中古上清经 行为词新质研究

周作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中古上清经 行为词新质研究

周作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研究 / 周作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469 - 6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经文(道教)—词汇—研究—中国—中古 IV. ①B952②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14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蔺 虹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419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编 委 会

顾 问 沙马拉毅

主 任 徐希平

副主任 杨 荣 戴登云

主 编 (以汉语拼音为序)

戴登云 邓文彬 李光荣

李 欧 罗庆春 田耕宇

王启涛 万 果 吴贤哲

徐希平 杨 荣 钟如雄

序

自然状态下的语言出口入耳，瞬间消失，为了克服语言的这一弱点，古人发明了文字。文字不但克服了时间和空间对语言传播的阻隔，还通过文献把语言保存到后世，为我们研究语言的历史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

仰仗古圣先哲的智慧和良好社会文化传统，汉语保存了难得久远、异常丰富和绵延至今的历史材料，可以让今天的人们一睹数千年以前汉语的面貌。不过，相对于前人丰富的语言实践来说，后人可以看到的前人用语的记录，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因此，反映古代语言的任何材料，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文献和语言都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东汉以后，新兴的佛道文化作为对传统正宗的儒家文化的补充，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佛教开始了长达九百年的佛经汉译工作，形成了规模宏大的佛藏；道教也不甘示弱，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造经热潮，形成今本道藏的主要内容。

汉语的言文分化始于汉代，东汉以后，典范书面语的仿古倾向日趋明显，跟一般的社会用语拉开了距离。从汉语史语料的角度来看，宗教文献在语言的使用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们为宗教服务，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中部分语言成分体现了行业性和社团特点；另一方面，佛道文献为传播本教思想而作，读者主要是各类民间人士，因而，具有强烈的通俗倾向，文中大量采用当时社会的用语，跟其他通俗文献中展示的汉语面貌具有一致性。这样，宗教文献用语的语料价值就体现在几个方面：1. 宗教文献中使用的当时社会用语，是当时语料的直接反映；2. 一些本来专门表达宗教内容的语言成分，随着宗教的传播进入大众生活，成为大众用语的一部分，加强了宗教用语与大众用语的联系；3. 宗教文献用语本身的发展变化，也是语言变化规则的反映，值得关注。因此，宗教文献是研究这一时期汉语面貌不可或缺的材料。

在旧时的汉语历史研究中,有人认为宗教文献内容怪诞不经,因而质疑其语料价值。但经过最近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实践,人们了解到文献内容跟文献用语不当混为一谈。文献用语不可能超越它所处的时代,通俗文献用语中出现的反映当时基层社会所使用的汉语成分,对于以文言为正宗的历代汉语文献语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甚至是无法替代的补充,因为其中保存了更多更能体现汉语发展历程的材料。

鉴于上述认识,近三十年来,宗教文献用语受到汉语史研究者的空前重视,其中,汉文佛经用语的研究成果丰硕,形势喜人,但道教文献用语的研究却举步维艰,其汉语史语料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许多道教文献都假托天命神授,没有明确可靠的作者和时代记录,无法对其中的语料作历史的定位,这就直接影响了它们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利用,成为困扰汉语史研究者的一个难题。

周作明 2001 年来川大攻读汉语史硕士学位,选择以早期道经词汇作为研究论题,就开始从这个方面进行突破。从道教史的角度来看,中国道教的文献不仅自成系统,道教内部也因为教派分歧,如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等,各有传承。因此,当时的方案是,借助于前贤时哲在宗教文献方面的研究,从某一教派入手,选择其中的六朝作品作为语料。为此,周作明花了不少工夫,虚心向道教研究方面的专家求教,确定了一批六朝上清派文献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过程中,也了解了大量其他各类道教文献研究的情况,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六朝道经的概貌,可供这一时期道经语言研究者借鉴。

汉语词汇研究往往与语法研究相混杂,掺杂在词汇研究中大量的词性词类概念、构词分析等内容,严格说来应该属于语法研究。在语言研究中,词汇和语法的区别在于,词汇包括语言的各种自由运用的基本单位,而语法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运行规则,二者结合实现语言的应用。在语言的研究中,我们当然不应该把词汇和语法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但也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用语法的分析代替词汇的分析,会忽略词汇本身的特点,影响研究的深入。

词汇成分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其中,词汇的口头形式是语音,记录语音的书面形式是文字,词汇形式的构成和使用规则属语法,因此,与词汇形式有关的内容已经在语音文字和语法方面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应该把词汇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音、文字、语法研究中都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

方面，尤其是意义。

从意义入手研究词汇，在汉语研究中源远流长。中国最早的一批辞书，比如《尔雅》《释名》，它们的词目都是根据意义分类排列的，连分析字形的《说文》，部首排列“始一终亥”所依据的也是意义。不过，意义关系非常复杂，各家在据意义分类方面，意见分歧，未有一致，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书选择行为词作为考察对象，所谓行为词，相当于语法分析中的动词，是指那些表示人物行为和变化的词。采用行为词的说法，是为了跟语法研究中的动词保持区别，从语法研究来说，动词就涉及及物不及物、配价、主动被动等组合功能关系，而词汇研究考虑的是行为的意义分类。本书采用了生命度的观念，根据行为者与行为的关系，由人及物，由有生到无生，由具体到抽象，由局部到整体，形成一个分类系统，对出现在六朝上清经中的行为词新质作逐一陈述，在词汇研究的方法上，作了有益尝试和探索。

从进入硕士阶段学习开始，至今十多年，周作明一直致力于六朝道经词汇研究，其间攻读了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参与完成几个与道经语言有关的课题、独立申报获准了一个道经词汇方面的国家青年基金项目。长期不懈的努力，有了可喜的成果，已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与六朝道经语言有关的论文。这次，又把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整理出版。相信作者在书中所做的努力，定会促进正在兴起的中古道经语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汉语词汇研究的方法的探索也有积极意义。

俞理明

2013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道教与上清派、道经与上清经	(1)
第二节 上清经(道经)语言的研究现状	(9)
第三节 中古上清经行为词新质及其确定	(11)
第四节 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的研究价值	(22)
第五节 研究方法及本书框架	(24)
第二章 有生行为词(一)	
——人体的局部器官行为	(36)
第一节 五官行为词	(36)
第二节 四肢行为词	(83)
第三节 躯干及其他局部器官行为词	(110)
第三章 有生行为词(二)	
——整体行为(上)	(119)
第一节 斋醮修学	(119)
第二节 依照凭借	(125)
第三节 礼拜朝奉	(129)
第四节 珍藏保密	(133)
第五节 迎送侍候	(136)
第六节 守护防卫	(139)

2 中古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研究

第七节	炼化保养	(141)
第八节	聚理托化	(148)
第九节	考核查处	(153)
第十节	总领控制	(157)

第四章 有生行为词(三)

——整体行为(下)	(166)
第一节 断除拘制	(166)
第二节 斩杀消灭	(178)
第三节 消散覆亡	(184)
第四节 违慢欺侮	(194)
第五节 受殃改悔	(204)
第六节 教化解免	(210)
第七节 感应降临	(213)
第八节 赏赐保佑	(216)
第九节 飞腾成仙	(221)

第五章 有生行为词(四)

——心理活动行为		(234)
第一节	想象回忆	(234)
第二节	思考研索	(237)
第三节	知晓领悟	(241)
第四节	仰慕期望	(243)
第五节	喜怒哀乐	(247)

第六章 无生行为词

第一节	照耀辉映	(252)
第二节	灌溉流注	(266)
第三节	缠束覆笼	(268)

第七章 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的词汇学分析	(274)
第一节 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的社会分布分析	(274)
第二节 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的意义分布分析	(293)
第三节 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的意义变化	(298)
第四节 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的语用分析——从概念场入手	(324)
参考文献	(330)
附录一 本文引用经目	(338)
附录二 新质词目索引	(348)
后记	(380)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道教与上清派、道经与上清经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东汉产生后，由于与农民起义有关，在三国遭到统治者分化瓦解，发展一度走向低谷；迄至东晋，随着晋室南渡，在江东这块相对安宁的土地上，教派宗师开始反思原来的策略，抓住上层统治者长生成仙及巩固统治的心理，逐步将原来的民间宗教改造充实为适应统治者需要的上层道教。在这种形式下，道教自身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其间，以魏华存、杨羲、许谧、陶弘景等为代表的上清派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清派形成于东晋中叶，在南朝迅速发展壮大，该派第六代宗师陶弘景以茅山作为主要阵地，茅山遂成为上清派的中心，故上清派又称茅山宗。该派唐前的主要传播范围是江东地区^①；迄至唐代，上清派一跃成为全国道教的主流，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归并于正一道，上清派的名号从而在宗教史上正式退出。^②上清经是道教上清派所奉习的经典，它与上清派相依相长，故上清经应当包括东晋至元代该派积累的所有经典，为方便研究，本书只讨论东晋南朝的上清经。

鉴于道教典籍“杂而多端”，其可靠性、纯洁性多为人诟病，我们有必要就此时期上清经的产生、流传及判定作尽可能地详尽阐述。

① 陶弘景纂著《真诰》所记：“（上清经）今世中相传流布，京师及江东数郡，略无人不有，但江外尚未多尔。”（20/604b）按：本书引用道经，依据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的明万历《正统道藏》，引例后的数字和字母表示该例在此版道藏中的册、页、栏，“20/604b”指《道藏》第20册第604页中栏。下同。

② 相关内容参卿希泰（1996：337—501）（第一卷）、119—171（第二卷）、360—382（第三卷）。

一 东晋中叶上清派与上清经三十一卷^①

上清派在何时、由谁创始的，学界尚无定论。关于上清经的由来，众说纷纭，较系统的叙述，见于《上清源统经目注序》、《洞真上清神州七转七变舞天经》、《玉纬》引《正一经》、陶弘景《真诰·叙录》、李渤《真系》、《太平广记》卷五十八“魏夫人传”、《云笈七签》卷四所收《上清经述》等。《上清源统经目注序》^②称：

汉孝平皇帝元始二年九月戊午，西城真人以上清经三十一卷于阳落之山授清虚真人小有天王王褒。褒以晋成帝之时，于……授紫虚元君南岳夫人魏华存。华存……去世之日，以经传付其子道脱，又传杨先生讳羲。羲生有殊分，通灵接真，乃晋简文皇帝之师也。杨君师事南岳魏夫人，受《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一卷。（《云笈七签》卷四^③）

序文采用道教惯用的宣扬其“宝书”来源的手段——“真经神授”^④，这并不可信。但这则序文却能给我们以下两点启示：一、序文把传经神话连接到历史人物杨羲这里，与魏华存降授上清经给杨羲的说法一致，这给我们判定上清经的制作年代提供了上限；二、声称上清经有三十一卷，而不是后世道书所说数百卷几千篇，这又给此处的讨论限定了范围。

相比“真经神授”而言，上清派第九代宗师南朝齐梁陶弘景的记述有更多的真实性。他在《真诰·叙录》中说：

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并弟三息上计掾某某。二许又更起写，修行

①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卿希泰（1996：337—347）（第一卷）；〔日〕小林正美著，李庆译（2001：24—41）；丁培仁（2000）；陈国符（1963：7—16）；王家葵（2003：126—180）；汤其领（2003）；〔日〕福井康顺等监修，朱越利译（1992：82—86）（第二卷）；张崇富（2003）。尤以前三者的相关论述较为深入，笔者参考颇多，谨致谢忱。

② 丁培仁（2000）认为其“注序作者，或为（南朝宋）陆修静，或（梁）顾欢”。

③ 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12月版，第48—51页。简称《云》。

④ 如“道君以中皇元年九月一日于玉天琼房、金阙上宫，命东华青寻俯仰之格，录校古文，改定撰集灵篇，集为宝经三百卷，以付上相青童君，使传后学玉名合真之人”（1/890b、33/649a）。

得道。凡三君手书，今见在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写；真嘏四十余卷，多杨书。（20/603c—604a）

可见，被道徒奉为神书的道经实是通神的“灵媒”（杨羲）通过“扶乩”等方式造作的。^①事实上，在通神降经过程中，还有一个人物华侨（东晋人）。据《真诰·叙录》记载：“众真未降杨之前，已令华侨通传旨意于长史（许谧）。华既漏妄被黜，故复使杨令授，而华时文迹都不出世。”（20/601c）这表明在杨羲之前，原是由华侨通神造经，因他泄露天机，改由杨羲主持，而华侨书写的“神文”也改写到所谓“杨许手书”的经、传、诰之中了。关于华侨身世，《真诰·真胄世谱》记述他跟许氏一样同属吴姓世族，二家有姻亲关系。“世事俗禱”，本从事巫鬼术，后因有不快的心理体验遂改信道教，并声称夜半见裴清灵、周紫阳^②，如“于鬼事得息，渐渐真迹来游，亦止是梦”（20/610a）。因此许谧首选他通神降经也在情理之中。其次是杨羲，幼有“通灵之鉴”，早在降经前十五年（永和五年，即公元349年）即受《中黄制虎豹符》，次年又从魏夫人长子刘璞受《灵宝五符》。但距魏夫人去世又已十五年，未闻传授上清经。可见首批上清经是由华侨、杨羲、许谧、许翊等人以神真降授的名义创制的。

然而根据一些上清派的神仙传记^③，好像早在汉代上清经就已传世。关于这个问题，应从道教文献学的角度作进一步考察。首先，陈国符（1963：8—13）业已考证，这些传记多出于晋代。比对《真诰·叙录》所记东晋中叶造经时“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许）写”，“悉杨（羲）授旨，疏以示许尔”（20/601c），可知这些神仙传记本身就是东晋中期上清道士所作。其次，如果上清众经在汉代已经传世，则两晋间名道葛洪不可能一点也不知悉（或许不知其中一部，但不可能全然不知）。但在《抱朴子内篇·遐览》这一道书目录中不见著录，其他各篇也没征引上清众经^④，仅提到《黄庭经》（此当指后世所称《黄庭外景经》，上清

① 陈国符（1963：8）：“道书述出世之源，多谓上真降授。实则或由扶乩；或由世人撰述，依托天真。”

② 两者均为降授上清真经的主要神仙，陈国符（1963：8—9、11—12）有详考。

③ 主要有《紫阳真人周君内传》、《茅三君传》、《苏君传》、《清灵真人裴君传》、《清虚王君传》、《南真传》。

④ 关于《遐览》所著录的道经，参朱越利（1991：126—127）、杨福程（1998）、杨光文（2003）。

道士据此敷衍成《黄庭内景经》，但此经仍未列入上清经三十一卷之数）。因此大多数上清经是在东晋中叶以后制作传布的。

华侨、杨羲所造首批上清经中的多数经名可通过对比两个早期上清经目得到说明，一为《周紫阳传》^①，一为《真诰·甄命授》（杨羲所出）。陶弘景在《真诰》指出：“今世中《周紫阳传》，即是侨所造，故与《真诰》为相连也。”（20/610a）《紫阳真人内传》保存在明《道藏》中，其中列有《周君所受道真书目录》实为上清经目，与杨、许书《真诰·甄命授》多相印证，故陶说“故与《真诰》为相连也”。丁培仁（2000）对照二经目后认为“这些《真诰》已造出的道经与《紫阳传》多同”，它们即反映了东晋中叶首批上清经的具体情况。

华侨、杨羲所造的早期上清经大多被纳入“三十一卷”这一组经^②为信徒遵奉，在上清经系中地位最高，是后出上清经的源头。关于三十一卷之著录，目前学界比较认可成书于梁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③卷五《上清大洞真经目》的相关论述。

《上清大洞真经目》：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一卷，上清太上隐书金真玉光一卷，上清八素真经服日月皇华一卷，上清飞步天刚蹶行七元一卷，上清九真中经黄老秘言一卷，上清上经变化七十四方一卷，上清除六天三天正法一卷，上清黄气阳精三道顺行一卷，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二卷，上清金阙上记灵书紫文一卷，上清紫度炎光神玄变经一卷，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上经一卷，上清玉精真诀三九素语一卷，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一卷，上清石精金光藏景录形一卷，上清丹景道精隐地八术上下二卷，上清神州七转七变舞天经一卷，上清大有八素太丹隐书一卷，上清天关三图七星移度一卷，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记一卷，上清太上六甲九赤班符一卷，上清神虎上符消魔智慧一卷，上清曲素诀辞五行秘符一卷，上清白羽黑翮飞行羽经一卷，上清素奏丹符灵飞六甲一卷，上清太上黄素四十四方一卷，上清太霄琅书琼文帝章一卷（原注：此三十四卷玉清、紫清、太

① 参陈国符（1963：8—9）、卿希泰（1996：341—342）（第一卷）。

② 如：太玄都四极明科曰：……太霄琅书琼文帝章上官宝篇，凡三十一卷，此独立之诀，乃高玉玄映之道，洞天玉清宝文，授于已成真人。（3/419a—b）太玄都四极明科曰：上清宝经三十一卷，独立之诀。（3/420a）若修大帝所撰三十一卷，道备。（33/553a）中宫科云：有玉名青宫，受三十一卷。（33/656b）

③ [日]吉冈义丰《三洞奉道科仪范》（见《道教研究》一）认为该书编著于陶弘景歿后（536年）至梁元帝在位（552—554年）大约20年间。转引自朱越利（1996：162）。

清、大洞经限，是王君授南真^①）（24/759c—760a）。

陈国符（1963：15）即认定说：“据此，杨羲所出上清经，当即此《上清大洞真经》，凡三十一卷。”但这里说的是三十四卷，多出三卷，陈国符（1963：16）推测说：“但此云三十四卷，盖其二卷或三卷诸经，或本为一卷，后析成二三卷，故总数由三十一卷，增至三十四卷耳。至此诸经为杨许真经，抑或王灵期伪造，已不可考。”卿希泰（1996：537）也说：“……据上列各书所说，杨、许所得31卷经书，就是从王褒、魏华存处承传来的，这证明杨、许所得（包括杨、许托名所造）的31卷，即在此34卷内。只是杨、许所得是哪31卷？后人所增又是哪几卷？目前难以确考了。”贺碧来（Robinet，1984：18—22）也将《上清大洞真经目》所录三十四卷与《紫阳真人内传》、《太上洞玄灵宝八素真经》、《洞真上清神州七转七变舞天经》、《太上九真明科》、《真诰》所载经名分别对照比较，认为《上清大洞真经目》所录三十四卷即包括上清派形成时所奉三十一卷。总之，我们可作如下结论：东晋中叶前后，华侨、杨羲、许谧、许翊先后造作经典，其中的大部分被作为一个整体，称为三十一卷，具体名目已难确考，但可肯定的是，三十一卷当为早期上清经的绝大部分。

二 南朝时期上清经的孳乳

东晋至宋期间，道徒又纷纷造作经典，上清经迅速增多。据《真诰·叙录》记载，许谧死后，其孙许黄民成为主要传经人，也有数卷散出在诸亲友间（包括句容葛氏）。东晋末，王灵期见葛巢甫造构《灵宝经》，便从许黄民处求受上清经，并广为增益。

复有王灵期者，才思绮拔，志规敷道，见葛巢甫造构《灵宝》，风教大行，深所忿嫉，于是诣许丞求受上经。……乃窃加损益，盛其藻丽，依王、魏诸传题目，张开造制，以备其录，并增重诡信^②，崇贵其道，凡五十余篇。趋竞之徒，闻其丰博，互来宗禀。（20/604c—605a）

有关早期上清经的孳乳^③，卿希泰（1996：538）论述说：“可以看

① “王君”即前述清虚真人小有天王王褒，“南真”即南岳夫人魏华存。

② 陈国符（1963：15）：“按：诡当作贗。贗信即传授经时所用信物。”

③ 早期上清经衍生过程中多相传抄征引，致“新旧混杂”，有关相互间传抄的具体细节，拙稿（2011）有述。

出,从杨、许造经开始,道教内部逐渐掀起了一个造经高潮,其造经的速度和造经的数量都是空前的。至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陆修静在其所撰的《三洞经书目录》(已佚)中即著录了1000余卷。陆修静死后,造经运动并未停止,陶弘景《真诰》、《登真隐诀》、《周氏冥通记》和北周《无上秘要》以及北周的一些佛教论著中,都曾大量征引上清派出现以后的道教经书,据粗略统计,共征引经书约400种,1000余卷(笔者按:主要有上清经、灵宝经、三皇经,并非全为上清经)。”可以看出,自杨羲死时(386年)至《无上秘要》成书,上清经的增加肯定不在少数。陈国符(1963:16—17)说:“上清经至宋代卷帙孳乳。北周武帝天和年间,甄鸾上《笑道论》谓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云:‘上清经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以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于世。’又谓《玄都馆经目录》内,则此四十部六十九卷,皆见在。是北周武帝天和年间《玄都馆经目录》内,上清经已增至一百八十六卷。唐高宗时,潘师正《道门经法相承次第》卷上云洞真部一百五十一卷,上清经有一百八十多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这与学界所考订的流传至今的上清经的数目基本相仿,可资为信。

三 《道藏》中东晋南朝上清经的确定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南朝时上清经增衍繁生,真伪混杂,的确很难断定其制作的确切年代,但至少我们可断定它们产生于一个相对确定的时期:东晋中叶(364年)至《无上秘要》编纂(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年)这两百余年间。其中三十一卷相对较早,其他较晚,但三十一卷也有可能经过南朝人之手,很难保持其东晋中叶的原貌。此如看来,这批上清经就当为东晋南朝的重要载籍,可资研究者利用。从汉语史的角度看,我们可将其当作一个整体,放在中古汉语这一共时层面来考察其语言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从《道藏》中尽可能准确地爬梳出这批上清经。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

1. 从上清派的发展来看,将东晋南朝产生的经典与唐后产生的经典区别开来是可能的

第一,纵览道教典籍的产生,有这样一个总体印象,那就是唐以前的典籍多没有明确的撰著作者和成书年代,而唐代以后的则相反,这从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就可看出。原因大致如下:首先,受“河图”、“洛书”的影响,早期道教徒为了营造道法的神秘性,宣扬“经书神授”、

“从空而生”，故多伪托神真，不显撰人。其次，东晋南朝是道教“分化与发展”、“改造与充实”的阶段，道教自身制度不成熟；而且由于道徒“聚众作乱”的历史污点使统治者对道教的发展怀有戒心，道教的生存环境相对恶劣，故不标撰人。以上问题，在唐代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唐朝道教上升为国教，盛极一时，道教徒在著述时似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遮掩伪饰；而此时期道教体系走向完善，已较少宣称“神授天书”，各道教大师，为了扩大自身及教派的影响，更愿署以真名。上清派在唐代更是全国道教的主流，该派宗师如王远知、潘师正、吴筠、司马承祯、李含光、杜光庭等都名闻天下，他们的著述时代明确可考，这样唐以后产生的上清经是很容易确定的，那些著者不明的上清经很有可能即为东晋南朝的，这为我们采取排除法提供了可能。第二，作为宗教文献，都承载了教派特定的文化及修行方式，早期上清派主要以“存思”、“念祝”为主，而唐后的上清派较多吸取了“正一、灵宝、重玄”的某些重要思想，与早期有明显区别^①，这也可作为判定文献的依据。

2. 充分利用经文内部互证法

如前所述，一些时代明确的著作提及某部经，而这部经则记录了同时代的许多经目，这些经文当时应该已经出现。《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梁陶弘景《真诰》提及）^②、《洞真太上素灵洞元大有妙经》（《无上秘要》已引）之“太上九真名科”^③都提及大批经典。前者如：

太玄都四极明科曰：读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回风混合帝一百神宝名、玉检雌一五老宝经、洞玄素灵大有妙经、太丹隐书上品高真之文……（3/420a）

太玄都四极明科曰：神虎玉经、金虎凤文、上清内经、黄庭玉景内经四卷……（3/421c）

太玄都四极明科曰：飞步天纲蹶行七元、白羽黑翮飞行羽经、天关三图七星，凡三诀。（3/429a）

^① 参卿希泰（1996：139）（第二卷）。

^② [日]尾崎正治《四极明科诸问题》（吉冈博士还历纪念道教研究论集），国书刊行会（1977）认为该书第1卷问世最早，第3卷稍后，全书成书于6世纪前半期。转引自朱越利（1996：36）。

^③ 《道藏》正一部所收《洞真太上道君元丹上经》（33/620b—626c）系节录《洞真太上素灵洞元大有妙经》而成，也收有“太上九真明科”，文字偶异。